肯尼亚
狩猎之旅纪实
——天国之渡



撰文·摄影　赵艳

马拉河是非洲东部最为著名的一条河流，它流经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两国，全长395公里，流域面积13 504平方公里，其中60%位于肯尼亚境内，40%位于坦桑尼亚境内。马拉河发源于肯尼亚多雨的山区，即使在烈日炎炎的旱季也从不断流。每年3至6月的雨季，河水会陡然上涨，最高水量可达到平时的两倍以上。风光旖旎的马拉河不仅是隔开塞伦盖蒂草原与马赛马拉草原的一条界河，更是东非野生动物迁徙生活的生命线。

到了七八月，东非大草原旱季和雨季交替之时，几百万头角马、斑马等食草野生动物就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横渡马拉河，在塞伦盖蒂草原和马赛马拉草原之间来回迁徙。它们不仅要面对暴涨的激流，还要遭遇河马、鳄鱼的狙击，这艰难而壮观的一幕，被称为马拉河之渡或天国之渡。



风光旖旎的马拉河



角马别名牛羚，是一种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型羚羊，也是马赛马拉草原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物种。其牛头马面羊须的长相颇为奇特，雌雄两性都有弯角。角马是喜欢群居的动物，通常10~20只结成一个家庭团体。在食不果腹的旱季，它们会自觉地组合成几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的大团体，长途奔袭寻找新的草场。



斑马是非洲特有的马科动物，因身上有起保护作用的黑白斑纹而得名，仔细观察，每只斑马身上的条纹都不一样。斑马生性警惕，视、听觉敏锐，喜欢群居，在栖息范围内总是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进行迁徙。



在马赛马拉草原和塞伦盖蒂草原之间来回迁徙的草原动物





河马是马拉河中的霸主，也是非洲杂食性哺乳动物中嘴巴最大的动物。河马大嘴完全张开时可达150度角，成年河马的咬合力可达1吨多，是现存咬合力最大的陆地动物。

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也是性情猛烈的肉食性动物，旱季会躲藏于地下穴居，一旦雨季来临便潜伏在岸边或河流中猎杀水边来往的动物。尼罗鳄是动物迁渡马拉河时必然要遭遇的凶残杀手之一。



树林中等候渡河的动物

5自然.indd 86 2014.1.27 11:36:50 AM



几只角马率先下河，拉开了迁徙渡河的序幕

危机四伏的马拉河是一条狭长的河流，虽然很窄，却很长。只要有缓坡的地方，都适合迁徙动物渡河，而动物迁徙的时间和地点是不固定的，因此能否在马拉河畔看到动物渡河时的激烈壮观场景，则全凭司机向导的经验和“狩猎者”自己的运气喽。

我们正在马拉河沿途游猎时，车中的无线对讲机突然传来激动嘈杂的声音，只见司机乔治迅速踩油门加速，我们知道一定是发现“猎情”了。果然，当我们以最快速度抵达渡河地点时，马拉河两岸早已布满了“狩猎者”的长枪短炮，我们的吉普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进第二排位置。遥遥可见离马拉河道大约400米的树林中，密密麻麻地集结了数以万计的角马和斑马。

辽阔无垠的东非草原上，迁徙就意味着生存。100万年以来，这些逐水草而居的野生哺乳动物们一直在塞伦盖蒂草原与马赛马拉草原之间交替往来。在这3 000多公里漫长而又凶险的迁徙路上，斑马和角马一直是相伴而行、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它们需要长时间的大量吃草、不断饮水，才能积聚起冲锋过河的能量。

等待的过程焦急而漫长，树林中的角马们似乎正在犹豫，并不急于过河，偶尔有少量角马、斑马走到河边饮水试探后又返回树林。期间也有大批的角马突然撤身，离开树林狂奔

5自然.indd 87 2014.1.27 11:36:52 AM



前赴后继的迁徙动物群



而去。见此情景，等待在河边的“观众”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出现骚动，陆续有车辆失望地撤出。

烈日炎炎的中午，缓缓流淌的河水显示这段河道不是很深，害怕暴晒的河马躲在岸边的树荫下假寐，笨重的尼罗鳄爬上岸边晒着太阳，马拉河此刻温柔平静。为何已经集结多时的迁徙大军却按兵不动呢？它们正在等待什么？是谁发出过河的指令？又是谁会带头发起渡河冲击？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无解的谜团，我们只能在此耐心守候并为它们祈祷平安。


迁徙到对岸、焦急等待中的斑马

突然，几只在河边徘徊饮水的角马，仿佛感受到了大自然神秘的召唤，率先带头冲下危险四伏的马拉河，紧接着集结在树林中的角马、斑马大军，毫无迟疑地集体狂奔而下，前赴后继地排成渡河的长列。一时间，马拉河畔伴随着角马、斑马们最原始、最深沉的呼叫声和嘈杂密集的马蹄声，水花四溅，尘雾弥漫。非洲野生动物迁徙征程中最壮观的“天国之渡”终于开始了！


渡河过程中受伤返还的角马

5自然.indd 89 2014.1.27 11:37:04 AM



幸运踏上彼岸的角马们

当数以万计的动物在这狭小的河口处一拥而下，爆发的是生命的最强音！雷鸣般的激情节奏直击人类心灵，万马奔腾的狂野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惊心动魄的“天国之渡”也有很多温情感人的画面：一些随着大队蜂拥而过抵达对岸的角马、斑马，上岸后找不到自己的家庭成员，站在河对岸焦急地呼换，久久不肯离去，甚至不顾精疲力竭，毅然返回寻找离散的亲友。

还有一只可怜的角马，在登岸的拥挤和踩踏中前腿被卡在石头缝中，挣扎了很久仍不能自拔，身边不远处就是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令观者为之揪心！终于看见它费力地拔出伤腿，却又无力攀上陡峭的河岸，只能悲伤痛苦地原路返回。

激烈狂野的迁徙场面，历经50分钟结束了，数以万计的角马和斑马，终于安然度过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这场“天国之渡”虽然惊心动魄，但终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脾气暴躁的河马不知何时竟悄悄地退到岸边树下，一直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不知是否因为饱腹而纹丝未动。这些平安跨越“生死天堑”考验的角马和斑马，拖着疲惫而沉重的步履，缓缓地走向远方那传说中的美丽草原。

望着那缓缓移动、渐渐远

5自然.indd 90 2014.1.27 11:37:05 AM



去的迁徙大军，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丝毫没有轻松。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使东非草原上旱情逐年加重，已经影响到了野生动物迁徙规律的变化。今年非洲动物大迁徙不仅时间提前、速度加快，而且规模也更庞大了。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斑马等食草动物组成的大军，为了寻找充足的水源和草场，似这样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地在东非草原上往返迁徙。这是一段3 000公里漫长的生死旅程，途中不仅要穿越狮子、猎豹埋伏的草原，还要跨越布满鳄鱼、河马的马拉河。有大批老弱病残的动物将死于这段险途中，但同时也将有大批小动物在途中诞生成长。大自然就是以一条这样严酷、弱肉强食的“食物链”平衡法则，提升着这些食草动物的基因质量，保持着这片美丽草原的生生不息，同时也演绎了自然界最伟大、最壮观的迁徙旅程。■



将近尾声的渡河

（责编　李瑄）



逐渐远去的迁徙大军

5自然.indd 91　2014.1.27 11:37:10 AM